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三

左編

君類

唐高祖

唐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也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築京觀盡得其箭干其尸突厥犯塞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隋兵少不敵淵選精騎二千爲游軍居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別選善射者伏爲奇兵虜見淵疑不敢戰淵乘而擊之突

厥敗走隋主以淵爲太原留守初淵娶竇毅女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靖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男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靖坐

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
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
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
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
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
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

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
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

年，帝業成矣。

是年羅藝起兵涿郡，漳南竇建德稱長樂王，魯郡徐元朗兵起，李密擊敗東都

兵解魏公梁師都起兵朔方，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稱涼王，蕭鏡起兵巴陵，稱梁王。世民笑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二

君類

二

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友善。文靜欲因寂開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恐告汝。汝慎勿出口。明

曰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

司鏡武士護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起兵時建
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
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
公處可爾何誤唐公也寂懼甚屢趣淵起兵淵乃使
文靜詐爲救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爲
兵東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馬邑太守王
仁恭多受貨賂不能賑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
爲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
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
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爲民父

厚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推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舍廩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發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劉文静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云。欲舉義兵。迎主人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顧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

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以身先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

李淵亦自
有作略非
世民能
事

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李密復取回洛倉，突厥遣使送馬千匹。詣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善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耳。當為汝贖之，不足為汝費也。」淵命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

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時李密書來望左提右挈。戮方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早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暨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兄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

先立其大
故輸世民
一第

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乘禾穀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

事急矣非
大驚疾呼
不得

不得入號哭在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于前。敵乘于後。處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趣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明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誦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

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乃與建成陳于城東世
民陳于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引
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墮塹劉弘基就
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
肉薄而登遂克之至龍門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人
馬二千匹來會淵喜其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
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河東縣戶曹任
環說淵曰關中皆企踵以待義兵環久在馮翊知其
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
城逼邠陽蕭造文史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

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至分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環爲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

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爲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是時隋將王世充與李密相拒於洛陽，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漳關，世民徇渭北。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叅軍，引爲謀主。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世民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

上精兵趣長安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
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
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
奔散唯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
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母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
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
閣下泣拜而去初淵起兵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
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
餘無所問遣屈突通至河東城下招堯君素君素曰
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更爲人作說客邪通慙而退

唐王淵遣使徇巴蜀下之武德元年三月宇文文化及
殺隋主於江都隋越王侗稱帝于洛陽隋以唐王爲
相國唐王卽皇帝位改元武德時突厥強盛東自契
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
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
驕倨每遣使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薛仁杲之爲
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
而灰由是寢弱世民至高塘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
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
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空閉壘以待之彼驕我

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遣兵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數十陷陳。羅喉軍潰。世民帥騎二千追之。實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旣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

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
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則散歸
隴外。折塹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
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羅曷等
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師
還長安。斬仁杲于市。唐以世民爲陝東大行臺蒲州
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
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
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
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謂將士曰。吾大義不

得不死。必若隋祚未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固糧足。大事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初。宇文化及遣使招隋幽州將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爲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追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與漁陽上谷諸郡。皆奉表降唐。唐以爲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鈞。亦皆授以官爵。時王行本據蒲坂。猶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集

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是時竇建德克唐黎陽，遂定衛滑兗等州。王世充狗地至滑臺，唐汴亳州降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度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聚入城堡，徵歛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

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唐將李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于夏縣，崇茂求救于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虜。孝基等敬德等將還，世民遣陰開山等邀之于良美州大破之。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趣安邑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

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積蓄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去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唐將攻王行本于蒲坂行本軍敗出降斬之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銳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劉武周取唐長子壺關朱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世民追及秦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勢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士卒饑疲俟兵糧畢集

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必乘此勢攻敗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狗國，豈愛身乎？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入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軍十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市，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二日不食，獻濁酒脫

粟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往諭之。敬德尋相舉介休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爲變。告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唐以唐儉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李仲文爲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死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險隘。縣軍深入。無繼于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

南結唐朝南面稱孤，則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
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至此久之，謀亡歸
馬邑，事泄，突厥殺之。」而使君璋統其餘衆，後君璋降
唐，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
十斤，擲二百步，入石弩箭如車輪，幅鏃如巨斧，射五
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
城，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歿，旬餘不能克，將士疲弊，
思歸，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已服，洛陽孤城，勢
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令軍中曰：「敢言班師
者斬。」衆不敢復言。唐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使

秦曰世充智盡力窮克在朝夕。唐主從之。世民又遣
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王世充使說突厥頡利曰：昔
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宇。今唐天子非文帝子，
孫空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
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
汾陰。唐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疾者
相倚於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
陽，兵十餘萬，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先
是建德遣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
世民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百縛。建

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空據武牢之險。以拒何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上就縛矣。世民善之。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

被兵彊氣勢自信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規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徧纜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槩相隨。雖百萬

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于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謀者告曰：

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
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
于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
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巨
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
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驚
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
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
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
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

統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槩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迺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

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杭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太宗、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

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樂窳、
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
馬、讓拔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
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
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
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卽日散遣、使歸鄉里、
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
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
陽、禁止侵掠、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蕭
瑀封府庫、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等

十餘人斬之。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關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與裴矩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是年杜伏威執李子通，送長安。冬十月，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世民。世民開

薛利文學之士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鋽降以歸殺
之實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據洛州盡有建德
故道徐圓朗舉兵于兗州應劉黑闥幽州饑李藝告
羅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騾馬千匹
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
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五年世民軍
至獲嘉黑闥棄相州世民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洛水
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遣兵
擊藝于鼓城大敗洛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
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

恐君廊不能守，羅士信請代君廊守之。世民登城西
南高冢，以旗招君廊。君廊突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
黑闥晝夜擊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
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世民復
拔洛水，與藝營於洛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不應。
李世勣逼其營，黑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
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
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洛水，
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帥眾殊死
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眾猶

格戰守吏決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等奔突厥山東
悉平已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爲其下所執以降斬
之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秦王世民討徐圓朗
圓朗走死其地皆平幽州總管李藝來朝突厥數爲
邊患六年并州長史竇靜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
餽運朝議不合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議
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千斛秦王
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從之七年漁陽高開道見天
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其將卒咸有離心開
道選勇敢數百人謂之假子常直閣下使其將張金

與光武
兵異

樹領之金樹道人入與假子遊戲因潛斷其弓弦竊其刀槩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槩皆失爭出降開道知不免乃自殺金樹悉收假子斬之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爲媯州世民卽位放宮女三千餘人突厥入寇至便橋上親禦之突厥請盟而退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使汝曾穿池鑿死專習弓矢閑居則爲汝帥禦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

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不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天下也。

唐太宗

中宗

玄宗

文宗

昭宗

第一義

太宗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

夫失德何
取乎納諫

日各統躬
非雷同押
名

聽卒用之。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以王珪爲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頓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

之世是也。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玄齡等皆頓首謝。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上。遣使至涼州。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

荀悅漢紀。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
入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
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
天下主。不得徇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修
洛陽宮。張玄素諫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
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宏
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
今日效之也。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
于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
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

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乃賜玄素絲二百匹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案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

體以許爲直。以讒爲忠。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
劾。皆非有罪。陛下奈何昵茲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
萬紀等皆得罪。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
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縱成囚。三百九
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
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責爲
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
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
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桓靈乃聚錢
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上

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銜唐儉投馬搏之上
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
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海豈復送雄心于一獸
上悅爲之罷獵初頡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
郎將久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
營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廐盜
馬北走追獲斬之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
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
以爲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懼
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言臣前破突厥止

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今使還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爲大小各守土疆母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于河北遣趙郡王孝恭齎冊書築壇于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先是許以公主嫁薛延陀延陀可汗夷男使其姪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願赦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

靈州名真珠可汗會禮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
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方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
王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又多以羊馬爲聘經
沙磧耗成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褚隨良上疏
薛延陀先無府庫至是厚歛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
叛薛延陀由是遂衰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上
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
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棘鞬擾之
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
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自安安必更驕情討之未

晚也。上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冊命高濂爲遼東郡王。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親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于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

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
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
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
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朝貢之路
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
上欲自討之羣臣諫皆不聽十八年帝如洛陽命房
玄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下詔諭天
下親征高麗突利可汗有衆十萬數被薛延陀攻伐
不能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于勝夏之間上許之羣

臣皆口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東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非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突利旣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武衛將軍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李世勣等拔蓋牟等城以所克高麗城置遼州巖州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

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名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初上東行謂劉洎曰我今遠行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安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上以其妄恠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不足憂但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詔賜自盡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金卽蘇文也上以師還之後金益驕恣

表辭詭誕待唐使者倨慢屢違詔攻新羅詔勿受其
朝貢復議討之時李世勣擊降薛延陀回紇諸部皆
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
吏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
北開一道謂之叅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始
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上將復伐高麗朝
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卒拔前大駕親征
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
場使彼疲于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
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

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李素玄爲瀚海都護統
瀚海等五府臯蘭等七州初羣臣集上文章上曰朕
之辭令有益于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
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
救于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太白晝見
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
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美小名五
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
君美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
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

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常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中宗始卽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語，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羸十五年，及其正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縱焰妻之，煽黨信妖女之撓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譙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殺韋、蔣、斤、宋、璟、尹、思、貞，而忠言雍底，甚者御黎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召近臣入閣，守歲觀燈，於市里迹中，宗之一身，始爲母所廢，終爲妻所殺，而四

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韋后既醜中宗立溫王重茂韋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后廢重茂奉父相王立之

玄宗隆基睿宗第三子封臨淄王玄宗母昭成竇后兄二人長宋王憲次馮初睿宗將立太子以憲最長而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憲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上從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

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昔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錦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嬖妃子而飲鴆以爲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爲玩三子無罪一日殺之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而父子之恩垂十年子婦一朝奪之乙亥冊爲壽王妃乙酉爲貴妃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于久任邊將而貽唐世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唐世宦官之禍開兩鉅釁迄以亡唐益可歎矣

文宗昂穆宗第二子封江王初劉弘逸薛李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棕奔馬見宰臣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宐手滑德裕乃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朱申賜交通藩邸竄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

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二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克。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璠。李陵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彘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昭宗傑懿宗第七子。僖宗之弟也。帝有英氣。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姦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

之彙。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才臣竭忠。拚難僅有。杜讓能一人。而宦者揚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斤帝爲門生。疾成膏盲。不可救藥。終賄兵交關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遣使告難。四方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瓦解土崩。不復有唐之天下矣。

宋太祖 仁宗

宋太祖趙匡胤。涿州人。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以爲生民主。明年丁亥。帝應期生於洛陽夾馬營。

效田

有道天子
之言放足
獲失

唐王畏匡胤威名用間于世宗遣使遺匡胤書饋白金三千兩匡胤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王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百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贈周韓通爲中書令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人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

舊臣稍存形跡，且傳上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例書字以誌。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帝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洺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

守信等與
筠合趙氏
危矣其沛
氏之甚孝
實哉

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
讐不悅其語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
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之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
潞而身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
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
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
拒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遷周六廟
于洛陽仍命郭晁以時享祀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
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
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

贊筠走保澤州，宋列柵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帝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及帝卽位，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

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
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
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
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
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
主以聞于帝。帝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渥等分
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十月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卽
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
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車駕入城。
戮同謀者數百人。初，太祖加郭崇兼中書令，崇在周

時爲成德軍節度使，追感周室，恩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于恩義，蓋有所激發耳。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虜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爲節制，帝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鑿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怒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

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復入翰林。帝嘗名儀草制。至死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急事請見。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爾。上怒詰之。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

方田之役
公田之役
正典擇人
處

富有史官書之也。比悅賜金帛慰勞之初頗好獵。日逐兔馬蹶墮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建隆二年初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敵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叅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爲五等第一種雜本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闕十步長十步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令州縣又置義倉官所收二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又地盤
不測
兵像益厚
消出內帑
五三二三
自說原
取也

制宦官給事掖庭。毋過五十人。詔設通判于諸州。以分節度使之權。又以常參官知縣事。用趙鼎之言也。初置諸路轉運使。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命諸州選曉勇補禁旅。遺禁旅分戍邊城。以革藩鎮專兵之弊。既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餒饑之備。帝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憐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贖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

以圖攻取也。又嘗欲以百練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嘗臨觀之。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宋遣使報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璠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恠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人之微意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鳥。或鴈鴒。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

因悔盟
高祖注
罪惡極矣
其氣日短

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三

經濟編

君類

君道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
撓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
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
以妄生剗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剗爲腐樹鬱
剗爲蠹人鬱剗爲病國鬱剗百惡竝起危亂不禁所
謂國鬱者主惠不下宜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

忠臣正士爲其敢言而決鬱塞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飭蚕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剗賢良正可待。不可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剗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剗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尊勝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罔以人爲本人。安

剗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鉛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鸚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鸚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聵聽而聵之正爲君子明者聵而聵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剗天下之人運

貨遂利而市譽矣。貴且見之功。剗天下之人。恢形異
執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剗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
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
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
于虜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
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
斷。剗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苓類。咸失其道矣。以
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
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

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于庫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

人人皆黷愆

棟

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

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吏黷愆以買譽劓

刑之而不審

畏

代主豈不知哉

周元倉楚
君道篇

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汗邪之人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故人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于所私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

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
與下爭之爲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
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
者是人主之道也。荀况君道篇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
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矣，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予天之合也，我人之合
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莊周天道篇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筭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爲人臣者上共專于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

善者以爲
人亦有

從之遺義
沙口致後

可也

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是故知
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
常惠于賞而不忍于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
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
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
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總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
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
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
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
救也。而國未嘗乏于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

善作威作
馭不無勝
也上何可
勝也

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
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
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政而官治，治
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
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爲上而矯悖也。爲
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有土主民者失
其紀也。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
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
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
威罰之制，無踰于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

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藉。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聞。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管仲君臣論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

委小人却
嗜慾皆歸
際之美

道九竅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
離其道下失其事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
弊其羽翼母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
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
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心術篇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
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
國以天下爲天下母日不同生遠者不聽母日不同
鄉遠者不行母日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
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

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于時。察于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牧民篇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濟而好灑

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氣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

水地篇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行蹇
園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若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
斃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肯安之危之所
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
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
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
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
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

呂覽聞
道篇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僞邪辟之塗可以
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

以種地者，公作別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于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騫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

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今有人于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審分

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于戶而知天下不窺于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強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

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效于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道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

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
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諂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
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人主好以
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
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
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
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
書后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
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
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

君守

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倡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于靜目之見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官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廡多類西服壽靡北懷僂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

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私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

口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任數篇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于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更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于船。致遠者託于驥。霸

王者託于賢伊尹呂尙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
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
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
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
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尙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
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
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蘇秦而天下亡非其人而欲
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
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

知度篇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強智，以其能強能，以其爲強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

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郭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

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阪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紐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匠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

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
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
此治之至也

分職
篇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
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
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
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
鄉紂也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
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
進躐之蹈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

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與民爲讐，歿忿若此，夫民尙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口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告麤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

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亞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勁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勁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縉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

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賈誼述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後至精之象，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

其辭鞅鞞鐵鎧，瞋目扼擊，其于以御兵刃，懸矢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于以解難溥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于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

而能使人爲之哀樂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于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奏千里之雨，至抱質効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夫舟浮于水，車轉于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糟水戾，破舟不怨木，水而罪巧拙者，知故

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
由此觀之則人知之與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
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
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脣伸鉤索鐵歛金椎
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
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夫
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
分下効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清淨無
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
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

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
輻奏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于是乃始陳
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
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聳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
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
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
一事。力負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
者不難也。母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
相遇也。齊兼而用之。故無棄才。楚莊王傷文無畏
之死于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于邊。遂成軍。宋城

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鷓鴣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非，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

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斷卓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夫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不舉其于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羔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

不對而對
要如此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由行不

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于萇弘。勇服于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闕。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組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于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

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
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
立趣于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
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晉平公問于師
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
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
不拘繫于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
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劉安主
術訓

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
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

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

程頤論
君道疏

絲毫之僞。一萌之心。如人有病。先見于脉。如人飲酒。先具于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

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于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于外則權與人主侔矣

韓軾論
道德疏